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六

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：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，夜風厲甚。恩縣祁村陂中冰，卓立成山，廣四丈，高二丈許，峰巒秀拔，谿壑迴環，一磴委蛇相通。觀者遠近裹糧，至日千餘人，禱祠焉。遍考諸書，古無此異，不知何祥也？餘按正德中，文安縣水忽僵立，是日天大寒，忽凍為冰柱，高五丈，圍亦如之，中空而旁有穴。數日後，流賊過文安，民避入冰穴，賴以全活者甚眾。正如此類。

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。其人固平易，顯貴雖禮之，然未嘗問其所長。瀕行，其人曰：「辱公愛，有小技，願獻於公。」乃索素紙，為圍棋盤，信手界畫，無毫髮謬。顯貴驚歎。正統間，周伯器年九十，修《杭州志》，燈下書蠅頭字，界畫烏闌，不折紙為范，毫髮不爽。章友直伯益，以篆名，官翰林待詔。同人聞其名，心未之服，咸求願見筆法。伯益命黏紙各數張，作二圖，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，成一棋局；其一作十圓圈，成一射帖。其筆之粗細，間架疏密，無毫髮之失。諸人歎服，再拜而去。古今絕技，亦有相同者如此。

張山來曰：皖城石天外曾為餘言：有某大僚，薦一人於某有司，數日未獻一技。忽一日，辭去，主人餞之。此人曰：「某有薄技，願獻於公。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，可乎？」主人始驚愕，隨邀眾賓客至。詢客何技，客曰：「吾善吃煙。」眾大笑，因詢「能吃幾何？」曰：「多多益善！」於是置煙一斤，客吸之盡，初無所吐，眾已奇之矣。又問：「仍可益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又益以煙若干。客又吸之盡。「請眾客觀吾技！」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，或為山水樓閣，或為人物，或為花木禽獸，如蜃樓海市，莫可名狀。眾客咸以為得未曾有，勸主人厚贈之。由此觀之，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。

荊南居客麻城忠淳間，有一鸚鵡，見長老壽普來，忽鳴曰：「望慈悲！」長老曰：「小畜，誰教爾能言？」鸚鵡自後不復聲。麻縱之，徑赴僧側，啾啾致謝。僧曰：「宜高飛，免再墮。」又求指示，僧令誦佛經。八年，僧至桃源，一小兒來謝曰：「吾麻氏鸚鵡也，荷方便，今在蕭家作男子矣。」驗之，翮下尚有翅毛。

有宦閩者，攜雙鸚鵡歸江右，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。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詩。韓子人谷亦得其一。陳、韓固親串，過從無間，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。未幾，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，陳子痛之甚，既除地以瘞之，又語人谷，賦詩弔之。詩成，人谷特告其家羽，輒騰躡架上曰：「哥哥死！哥哥死！」傷惋不勝，遂不食，越日亦脫去。二子廣乞名詞，為之志述。江右、三吳諸詞人皆有作，因匯為一集，顏曰《羽聲合刻》。鄧子左之為之序，序亦淒惻肆動。物固多情如此！又吾梁山貨店市肆，養鸚鵡甚慧，東關口市肆，有「料哥」亦能言。兩店攜二鳥相較。鸚鵡歌一詩，「料哥」隨和，音清越不相下。「料哥」再挑與言，不答一字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彼音劣我而點勝我，開口便為所竊矣。」臬司有愛子病篤，購以娛之。賈人籠之以獻，鸚鵡悲愁不食，自歌曰：「我本山貨店中鳥，不識台司衙內尊。真最是傷心懷舊主，難將巧語博新恩。」五日，苦口求歸，乃返之山貨店，垂頸氣盡。萬曆年間事也。

張山來曰：向聞有人供一高僧，其庭中鸚鵡，於無人時，向僧曰：「西來意，你教我個出籠計。」僧應之雲：「出籠計，除非是兩腳筆直，雙眼緊閉！」少頃，鸚鵡足直目閉而死。主人悼惋，命解縲瘞之。解後，鸚鵡忽飛去。向僧謝曰：「西來意，多謝你個出籠計！」附記於此。

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伙，近不但無其人，且未聞其事。唯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，素好奇術，曾遇異人於淮上。席間談劍術，其人曰：「世人膽怯，見鬼神輒驚悸欲死。魂魄尚不能定，安望授鬼神術？」宋曰：「特未見耳，烏足畏？」其人忽指坐後曰：「如此人，公那不畏？」回首顧之，座後輒有神，靛面赤髭，猙獰怪異，如世所塑靈官像。宋驚懼仆地，其人曰：「雲得不畏耶？」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，諱一韓。神廟時在兵垣，劾李寧遠，疏至一二十上。寧遠百計解之，卒不從。一夕，公獨臥書室中，晨起，見室內几案盤盂，巾帛衣帶，下至虎子之屬，無不中分為二，痕無偏缺，有若生成。而戶扃如故，夜中亦無少聲息。公知寧遠所為，即移疾歸。光祿時侍養京邸，蓋親見之。乃知世不乏異術，特未之逢耳。蜀許寂好劍術，有二僧語之曰：「此俠也，願公無學。神仙清淨，事異於此。諸俠皆鬼，為陰物，婦人僧尼皆學之。」此言近理，世之好異者當知之。

張山來曰：若我遇其人，當即懇靛面赤髭者為我泄憤矣，尚何所畏耶？

張瑤星語予：辛未秋，予覲先大夫於東牟，遇道人馬繡頭者，亦異人也。道人修髯偉乾，黃髮覆頂，舒之可長丈許，不櫛不沐，而略無垢穢。自言生於正統甲子，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。行素女木，所至淫媼鴿姁，多從之游。時孫公元化開府於登，聞而惡之，呼至，將加責焉。道人曰：「公秉鉞一方，選士如林，乃不能容一野人耶？」公厲聲曰：「予選士以備用耳。若擁腫何所用？」道人曰：「萬有一備指使，可乎？」時方大旱，公曰：「若能致雨乎？」曰：「易易耳！」問所須，曰：「須桌數百張，結壇於郊，公等竭誠，唯我命是從。稍齟齬者，不效矣。」公曰：「姑試之。不效，乃公不爾恕也！」命治壇如其式。凌晨，率僚吏往。道人至，則索燒酒一斗，並犬一器，啖之盡，乃登壇。命公等長跪壇下。時方溽暑，萬里無纖雲，道人東向而噓，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，復東向而呼，則微風應之。少焉，濃雲四布，雷電交作，雨下如注。道人高臥壇上，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。地上水可二尺，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。歷三時許，道人乃寤，曰：「雨足乎？」眾歡呼曰：「足矣！」道人揮手一喝，而雨止雲散，烈日如故。孫公踉蹌起，扶掖而下，以所乘八座乘之，而騎從以歸，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。

先大夫故好士，署中客約廿餘人，每夕必列席共飲，飲必招道人與俱。道人言笑不倦，而多不食。或勸之食，則命取大器，盡投諸肴核其中，以水沃之，一舉而盡。復勸之食，則命取他席上肴核投器中，盡之如初。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，悉投悉盡。或戲曰：「能復食乎？」曰：「可！」則取席上諸樣盃碗盞之類，十五累之，舉而大嚼，如嚼冰雪，齒聲楚楚可聽也。先大夫治兵廟島，拉與俱，宿署樓上。樓濱海，時嚴冬，海上無日不雪，雪即數尺。人爭塞向墜戶，以避寒威，而道人夜必敞北窗，以首枕窗面臥。早起，雪覆身上如堆絮，道人拂袖而起，額上汗猶津津然。或投身海中，盤薄游泳，如弄潮兒。及登岸，遍身熱氣如蒸，而衣不少濡濕也。

既而往游東江，東江帥為劉興治。道人至，則聚諸淫媼，如在登時。興治聞之怒，呼而責之，將繩以法。道人曰：「公屈居餘氣，乃相嚇耶？何能殺我，人將殺公耳！」興治益怒，道人指其左右曰：「此皆殺公者也！俟城石轉身，則其時矣。」興治命責之，鞭撲交下，道人鼾睡自若，興治無如何也。道人出，語其徒曰：「辱我甚，不可居矣。」乃往海中浴，浴竟，見有一木，大數圍，知是土人物，從求得之。自持斧，略加剗擊，才可容足，輒坐其中，亂流浮海而去，不知所終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，改築島城，城石盡轉，而興治為其下所刺。

方道人之在署中也，每酒後，輒撫膺痛哭。先大夫叩其故，則指予曰：「郎君有仙才，而年不永。使從我游，不死可致也。」先大夫曰：「年幾何？」曰：「盡明歲之正月。」次年壬申，春王四日，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，忽西向而慟曰：「可惜張公，今日死矣！」蓋登州城陷之日也。乃知向日酒後之言，蓋托諷耳。

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，預識休咎如列眉，傲慢公卿如觀變場，絕寒暑饑飽如化人，而獨不避穢行，與淫媼游，且比及頑童，曰「中有真陰，可採補也」。此大悖謬！豈世上自有此一種，如《楞嚴》所稱「十種仙」，或唐人所稱「通天狐」屬耶？抑天上群仙，亦如人間顯宦，不盡皆立品行、紉蓀荃者耶？吾又安得叩九閻而問之？

曲周陳公令桐，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，明日偕臥不復起。家人呼之不應，抉戶而入，煙撲鼻如硫黃。就床視之，衾半焦，火爍之，有孔，二體俱焚，唯一足在。火之焚人，理殊不可解。王虛舟曰：「焚砂石為龍火，焚金鐵為佛火。焚人之火，是為慾

火。佛言淫習交接，發於相磨，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，於中發動。意其研磨之極，慾火熾熾，熾而忽燄，遂以自焚。其不焚床第廬舍者，火生於欲，異於常火，亦如龍火止焚砂石，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於階。

張山來曰：舊小說中，已有吞繡鞋、焚禱廟事矣。

某道人坐功久，忽然火發，焚其領及帷。主人救之始熄。可見火無邪正，皆足為害也。此道人餘曾見之。

亳州孫骨碌者，人像其形，故以「骨碌」稱。生時有首有身，身上具肩，無臂手；身下具尻，無腿足，如截瓜然。其父無子，以其男體，姑育之。長而家益富，坐臥啟處，飲食男女，一切需人為用。見賓客，皆人抱以出。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，失倚則仆地。衣具袖為觀美，領不{幺叩}禪，則前後轉徙無定在。裙、襪、履，生平未嘗設。生三子，長公登進士，次幼為諸生，今且馳封矣。此等世雖生不育，育亦貧且賤，而孫君獨富貴，造化固不可測歟！

張山來曰：此君之父，因無子而育之，可也。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？

海鹽有優者金鳳，少以色幸於嚴東樓。東樓晝非金不食，夜非金不寢也。嚴敗，金亦衰老，食貧裡中。比有所謂《鳴鳳記》，金復塗粉墨，身扮東樓矣。近阮懷寧自為劇，命家優演之。懷寧死，優兒散於他室。李優者，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，輒辭不能，復約其同輩勿復演。詢其故，曰：「阿翁姓字，不觸起，尚免不得人說。每一演其撰劇，座客笑罵百端，使人懊惱竟日，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。」此優勝金優遠矣！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？

閩人李春明者，為人長厚，聞有談人曖昧事，輒塞耳走。人以「李塞耳」呼之。一日耳內奇癢，召工取之，內黃金二分，易銀一錢四分，市谷一斛。內有大珠二顆，最圓美，市諸富室，得六白金。其年穀甚賤。夜就寢，夢有人提其耳曰：「邦有道谷。」寤而省曰：「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？」乃出金市谷，入三千石。次年，穀價騰貴，發糶得四千餘金。家日起，至十數萬，人以為厚德之報。大抵談人閩閩，原非盛德事。使其事誠有之，與我何與？無而言之，則為誣善矣！斯事有無不必論，後生固當以為法矣。

汀州黎媿曾為餘言：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，常挾毒矢入山中。值雷雨卒至，驚避入野祠。雷隨入，{石籤}礮繞身者三匝，然終不為害。民跪而祈曰：「民誠罪，遽擊何所逃？奈何格格悖人耶？」雷聲漸引去，已復至，復出，如是者再，若將導之前者，終不害民，民忽悟曰：「神將用我矣，遂不靈。」逐雷聲行，抵山下，見雷方吐火施鞭，奮擊巨樹。一朱衣女子，突從樹中出，雷遽遠樹數舍，紅衣下，雷復至；紅衣出，則雷又遠去。格鬥久之，終不成擊。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，貫之，霹靂大作，遽拔其樹。民歸，入其室，家人競言雷方入屋，震人幾死，幸家無恙，唯釜翻，露珠書數字於底，不可識。有黃冠通雷文者，雲是「助神威力，延壽一紀」八字也。山中人言，樹平時無他異，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妖。按唐小說中，亦有神追朱衣女子，自樹中出，久之漸上，有數點緋雨飛下，雲是帝命誅飛天夜叉。此女得非其類耶？

張山來曰：滅齋先生與先君子為莫逆交，予少時獲睹《書影》，甲寅之變，書皆不存。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，餘復懇得是書，不啻與父執相對也。

記桃核念珠 平湖高士奇澹人

得念珠一百八枚，以山桃核為之，圓如小櫻桃。一枚之中，刻羅漢三四尊，或五六尊，立者，坐者、課經者、荷杖者、人定於龕中者、蔭樹跌坐而說法者、環坐指畫論議者、袒跣曲拳、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，合計之，為數五百。蒲團、竹笠、茶奩、荷策、瓶鉢、經卷畢具。又有雲龍風虎，獅象鳥獸，狻猊猿猴錯雜其間。初視之，不甚了了。明窗淨幾，息心諦觀，所刻羅漢，僅如一粟，梵相奇古，或衣文織綺繡，或衣袈裟水田絺褐，而神情風致，各蕭散於松柏岩石，可謂藝之至矣！

向見崔銑郎中有《王氏筆管記》云：唐德州刺史王倚家，有筆一管，稍粗於常用，中刻《從軍行》一鋪，人馬毛髮，亭台遠水，無不精絕。每事復刻《從軍行》詩二句，如「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徵人殊未還」之語。又《輟耕錄》載：宋高宗朝，巧匠詹成雕刻精妙，所造鳥籠四面花版，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、山水花木禽鳥，其細若縷，而且玲瓏活動。求之二百餘年，無復此一人。今餘所見念珠，雕鏤之巧，若更勝於二物也。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。

長洲周汝瑚言：「吳中人業此者，研思殫精，積八九年，及其成，僅能易半歲之粟，八口之家，不可以飽。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。」噫！世之拙者，如荷擔負鋤，與人御夫之流，蠢然無知，唯以其力日役於人，既足養其父母妻子，復有餘錢，夜聚徒侶，飲酒呼盧以為笑樂。今子所云巧者，盡其心神目力，歷寒暑歲月，猶未免於饑餒，是其巧為甚拙，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！因以珊瑚、木難飾而囊諸古錦，更書答汝瑚之語，以戒後之恃其巧者。

張山來曰：末段議論，足醒巧人之夢。特恐此論一出，巧物不復可得見矣，奈何！

核工記 滄洲宋起鳳紫庭

季弟獲桃墜一枚，五分許，橫廣四分。全核向背皆山，山坳插一城雉，歷歷可數。城顛具層樓，樓門洞敞，中有人，類司更卒，執枹鼓，若寒凍不勝者。枕山麓一寺，老松隱蔽三章，鬆下鑿雙戶，可開合；戶內一僧，側首傾聽。戶虛掩如應門，洞開如延納狀，左右度之，無不宜。鬆外東來一衲，負卷帙踉蹌行，若為佛事夜歸者。對林一小陀，似聞足音僕僕前。核側出浮屠七級，距灘半黍。近灘維一舟，蓬窗短舷間，有客幾几假寐，形若漸寤然。舟尾一小童，擁護噓火，蓋供客茗飲也。艤舟處，當寺陰，高阜鍾閣踞焉。叩鐘者貌爽自得，睡足徐興乃爾。山頂月晦半規，雜疏星數點，下則波紋漲起，作潮來候，取詩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之句。計人凡七：僧四，客一，童一，卒一。宮室器具凡九：城一，樓一，招提一，浮屠一，閣一，爐灶一，鐘鼓各一。景凡七：山水林木灘石四，星月燈火三。而人事如傳更、報曉、候門、夜歸、隱几、煎茶，統為六。各殊致殊意，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，俱一一肖之。語雲：「納須彌於芥子」，殆謂是與？然聞之：「尺綉繡經而唐微，水戲薦酒而隋替。」器之淫也，吾滋懼矣！先王著《考工》，蓋早辨之焉。

張山來曰：家人以象為楮葉，雜之真葉中，不能辨審。若是，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？今之鬼工桃核，精巧絕倫，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，庶不虛負此巧耳！

張南邨先生傳 瀘州先著遷甫

張南邨，名愬，字僧持。父興公先生琪，以名宿教授裡中，多達材弟子。南邨幼為詩、出語每不猶人。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，稱之曰「氣清」，再則曰「骨清」，曰「神清」，已而目屬之曰：「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！」入應天學，用才名交遊賢俊，治古文辭，專力於詩。

家世奉佛，南邨胎性不納葷血。初猶食蟹，年八歲，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，前一夕，南邨方持蟹，父見之，警曰：「兒將見博師，可食此乎？」南邨聞言，即置不食。自是蟹胥悉斷除。杖人在天界，南邨親近最久，東南古錫宿德，禮謁殆遍。以故生平多方外交，齏孟粥鉢，宛然頭陀。蹤跡恒在僧寺中，或經年累月不返。少學《易》於中丞集生餘公，餘公戍武林，西泠其所熟游，故吳越往來尤數。而苔雲間故人，聞其至，每爭延之。

癖好山水，不憚險遠，必往游。其游有章程要領：或獨游，或攜一童子，涂遇樵人禪客，即為伴侶。窮幽造深，飲泉摘果，即忘饑渴。於五嶽則陟嵩岱，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。若武夷、匡廬、九子、黃山、天台、廂蕩諸山，所至削木栢為記，採樹葉題詩，以為常。

南邨為人，坦夷近情，不為矯激之言，不為崖異之行。取受從心，否塞任運，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。與人處，尤能寡怨忘隙。乍見或輕忽之，稍久必親而敬焉。有屋數椽，不蔽風雨，家人恒至乏食。垢衣敝處，遊士大夫間，舉止迂野可愛。形體短小，雖老，精神可敵壯夫。遇良讌會，能通夜不眠，嘯詠達旦。不擇地而處，不擇食而食，不擇榻而寢。投足之所，即甚湫隘囂雜，他人掃除未竟，視南邨已展卷矣。口腹之奉，不過鹽豉菽乳；就枕即熟睡，無輾轉不寐之時。蓋胸無機事，不以美惡擾心，能致然耳。

嘗遠遊，遇肱篋者再，中途幾不能成歸。人或怪其無恨色，曰：「失者償之義也，又何問焉？」除夕自外返，去其家不遠，止宿逆旅主人。次日日晡，始緩步而歸，其性情安雅如此。

群居未嘗與人爭，至論詩輒相持不下。宋詩行，雖貴卿巨子前，亦厲詞折之。其論詩，不逞才，不使事，不染叫號，不涉怨誹，其宗旨也。自以襄陽、摩詰為師，於古歌行換韻大篇，暨古體千數百言，鋪陳開合、局力宏富者，乃不謂善。自少至老，主此論不變。雖所見未盡然，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。南邨稱詩五十年，遠近之人，亦以詩歸之。生鄉名人王穆如、顧與治之後，與同時諸人並立，可指數，終竟如紀叟之言。

歲甲戌，年七十有六，夏得脾疾，治之尋愈。至冬復作，遂不起。子二：元子筠，正子淳。元子亦受詩，可不墜其聲。予自僦居郭南，望衡密邇，相得甚歡。酒闌燈燼，每有知己之言，欲以身後為托，今不可作矣。世復安得和易素心、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！

贊曰：策杖而去，裹糧而游，遇少倦而且休，至佳處而輒留。把酒而歌，執卷而吟，悠悠乎王、孟之音，有形神而無古今。不忤於世，不剝於天，可獨可群，亦儒亦禪。束身止一棺，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，稱之為詩人，奚愧焉？

張山來曰：予慕南邨久，一旦遷甫為介，得以把臂入林。今讀此，不勝人琴之感！

劉酒傳 周亮工減齋

劉酒，汴人，無名字，自呼曰「酒」，人稱曰劉酒雲。畫人物，有清勁之致，酒後運筆，尤覺神來。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，酒不屑也。凡作畫，皆書一「酒」字款，其似行書者次，似篆籀者，其得意筆也。嘗為上洛郡王作畫，王善之，曰：「張平山後一人！」酒意嗔，急索畫曰：「尚未款。」乃捲入旁室，縱筆書百大「酒」字於上下左右。王怒甚，裂其幅，驅之出。酒固怡然。酒於醉睡之外，唯解畫，他一無所知。坡公雲：「予奉使西邸，見書此數句，愛而錄之，雲：人間有漏仙，兀兀三杯醉。世上無眼禪，昏昏一枕睡。雖然沒交涉，其奈略相似。相似尚如此，何況真個是。」酒索予顏於草堂，予書曰「略似庵」，以坡公所錄前四句，去「醉」、「睡」字為聯。酒得之，欣然意足也。酒與予交最久，無妻子，每謂予曰：「死以累君。」一日方持杯大飲，忽然脫去，開口而笑，杯猶在手。餘感其宿昔之言，為買棺殮之。

張山來曰：劉酒自畫之外，無非酒者，其名酒，其款酒，其死亦酒，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。

記古鐵條 杭州詹鍾玉去矜

京師窮市上，有古鐵條，垂三尺許，闊二寸有奇，形若革帶之半，中虛而外繡澀，兩面鼓釘隱起，不甚可辨。持此欲易錢數十文，人皆不顧去。積年餘，有高麗使客三四人，旁睨良久，問：「此鐵價幾何？」鬻鐵者謬雲：「錢五百。」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。其人疑不決，即詭對曰：「此固吾鄰人物，俟吾詢主者。」頃之，使客復來。鬻者曰：「向幾誤，主者言非五金不可！」使客即割五金，無難色。其人又為大言曰：「公等誤矣，吾曹市語，舉大數以為言，五金蓋五十金雲。」使客曰：「吾誠不惜五十金，但不得更悔。」鬻鐵者私念：一廢鐵夾條，增價五十金，借令失此售主，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。因曰：「吾以此博公多金，保無後言。公幸告我，此為何名？」使客請「先定要約，而後告子。」

時觀者漸眾，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，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。度其去遠，始告眾曰：「此名定水帶，昔神禹治水時，得此帶九，以定九區，平水土。此乃九之一，若攜歸吾國，價累鉅萬，豈止五十金而已哉？」又問得此何所用，使客曰：「吾國航海，每苦海水咸不可飲。一投水帶其中，雖鹹鹵立化甘泉，可無病汲，是以足珍耳。」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，請試驗之。遂命汲苦水數石，雜鹽攪之，投以水帶，水帶沸作魚眼數十。少頃掬水飲之，甘冽乃勝山泉。遂各數服而去。

鬻鐵者言，闖陷京師時，得自老中貴，蓋先朝大內物也。嗟嗟！自經變故以來，凡天府奇珍異寶，流散人間、泯泯無聞者，何可勝數？獨是帶為高麗使所賞識，頓增身價百倍，不脛而走海外。物之顯晦，固自有時哉！

張山來曰：既是神禹時物，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之？殆不可解。

唐仲言傳 周亮工減齋

唐仲言，名汝詢，華亭人，世業儒。仲言生五歲而瞽，未瞽即能識字，讀《孝經》成誦。及瞽，但默坐，聽諸兄咕嚕而暗識之，積久遂淹貫。婚冠既畢，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，以及稗官野乘，皆以耳授。顛末原委，默自詮次，純穎瑜瑕，剖別精核，蓋從章句之粗，以冥搜微妙，心畫心通，罔有遺墮矣。於是遂善屬文，尤工於詩。海內人士，踵門造謁。仲言每一晉接，歷久不忘，與之商榷今古，繼以篇什。千言百首，成之俄頃，而音吐鏗然，使聽者忘疲。子姪門徒輩，從旁抄錄，一字亥豕，輒自覺察，不可欺也。貌甚癯而心極靈，常解唐詩。其所掇拾古文以為箋注者，自習見以及秘異，溯流從源，搜羅略盡，然必先經後史，不少紊淆。雖詩賦之屬，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；如某字某句，秦、漢並用，則必博採秦人，不以漢先。詳瞻致精，有若此也。所著有《偏蓬集》《姑篋集》及《唐詩解》，共若干卷，行於世。錢虞山雲：「唐較杜詩，時有新義。如解『溝澗疏放』句，雲出於向秀賦『嵇志遠而疏，呂心放而曠』，亦前人所未及也。」

張山來曰：古之瞽者，如師曠之徒，類多神解。或以為嗇於目故專於心，想亦理當然耳。

予向旅寓京師，居停主人雙眸炯炯，同寓兩人，其一為瞽者，其一眇一目，因號獨眼龍。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，今日有何事，瞽者無不知，獨眼龍知十之六七，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。附記於此，以供談柄。

李公起傳 周亮工減齋

李公起，名峻，鄆縣人。父子靜，官侍御，出按遼陽，卒於任。公起墮地而聾，雖聾，岐嶷孝弟。發及額，侍御公訃至，號慟無晷夜，咽枯而嘶，凡五日，水漿不入口，乃更啞。免喪，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，手自校讎，雖凌寒溽暑，弗倦也。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，凡有疑義，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，無所罔殆。性好客，郵筒走天下，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。賓主以案，相通以筆。有問奇者，則載紙往。粗及農桑，微如佛老，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、戶口邊疆，叩之必應，咸盡精核。或既書與客，又自尋繹，幽奇畢呈，而終無遺伏，轉更遐暢矣。晚年尤好種植，奇花異卉，常滿階庭。舍旁有斐園、竹波軒、青羅閣諸勝，咸與客游處。性既寧澹，好學之外，嗜慾益清，反覺口耳為煩也。行世有《盟鷗集》《郢雪編》《永譽錄》《硯史》，凡若干卷。

張山來曰：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，乃能淹博貫穿如此，那得不令人敬服？

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，則兩無所見其奇矣。

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牧齋

鄭仰田者，泉之惠安人，忘其名。少稚魯，不解治生，其父母賤惡之，逃之嶺南，為寺僧種菜。寺僧飯僧及作務人，仰田面黧黑，補衣百結，居下坐，自顧蹉跎無所容。有老僧長眉皓髮，目光如水，呼仰田使上，指寺僧曰：「汝等皆不及也！」寺僧怒，噪而逐仰田。旬日無所歸，號哭於野外。老僧迎謂曰：「吾遲子久矣！」偕入深山中，授以《拆字歌訣》。月餘，遂能識字，因授以青囊袖中、王遁、射覆諸家之術，無所不通曉。其行於世，以觀梅拆字為端，久而與之游，能知人心曲隱微，及人事世運之伏匿，亦不言其所以然也。

天啟初，將卜相，南樂指「全」字為占。仰田曰：「全字從人從王，四畫，當相四人。」問其姓名，曰：「全字省三畫為土，當有姓帶土者；省四畫為丁，當有姓丁者；省兩畫縱橫為木，當有名屬木者；以所省之文全歸之，當有全名者！」南樂曰：「木非林尚書乎？」曰：「獨木不成林，名者，非姓也。」已而拜蒲田、貴池、元城、涿州四相，一如其言。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郗，指「吞」字以問。仰田曰：「彼勢能吞汝，非小敵也。從天從口，非其人吳姓乎？」「然則何如？」曰：「吳以口為頭，彼頭已落地矣，汝何憂？」逾年而吳伏法。魏奄召仰田問數，仰田蓬頭突鬢，踉蹌而往，長揖就坐。奄指「囚」字以問，群奄列侍，皆愕眙失色。仰田徐應曰：「囚字國中一人也！」奄大喜。出謂人曰：「囚則誠囚也，吾詭詞以逃死耳。」之白門。奄勢益熾，俞少

卿密扣之。仰田晝奄臥屋樑下，樑上有斷綆下垂，仰田指之曰：「如此矣！」未幾，奄果自縊。其射決奇中，不可悉數，宋謝石不足道也。

丙子冬，前知餘有急徵之難，自閩來視餘，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，為餘刺探獄緩急。餘抵德州，復自長安徒步來報。年八十二矣，行及奔馬，兩壯士尾之不能及。至鄭州，風霾大作，脫鞋襪繫之兩臂，赤腳走百里，上程氏東壁樓，日未下春，神色閒暇，鼻息响响然。談笑大噓，至分夜而後寢。臨行謂餘：「七月彼當去位，公之獄解矣。然必明年而後出，吾當以殘臘過虞山，為太夫人庀窆之事，公毋憂也。」餘歸，數往招之。己卯春，將袱被訪餘，忽謂家人曰：「明日有群僧扣門乞食，具數人餐以待，吾亦相隨往矣。」質明，沐浴更衣，若有所須。群僧至，飲畢，入室端坐，奄然而逝。仰田遇人，無賢愚貴賤，一揖之外，箕踞嘯傲，終日不知有人。人遺之錢帛即受，否亦不計。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，輒微言刺其隱，人亦不敢怨，懼其盡也。餘嘗謂仰田：「公非術士，古之異人也。」仰田笑曰：「吾行天下大矣，莫知我為異人；然則公亦異人也。」又嘗語曰：「吾重爾狂走，為公急難，侯嬴有言：『七十老翁，何所求哉？』士為知己者死，縱令斷吾頭去，頸上只一穴耳。」臨終，謂其子曰：「三年後，往告虞山；更數年，尋我於虎丘寺之東。」仰田信人也，其言當不妄，書其語以俟之。

張山來曰：仰田以異人自負，唯牧齋知之，彼即有知己之感。然則異人亦好名乎？

記吳六奇將軍事 吳江鈕琇玉樵

海寧查孝廉培繼，字伊璜，才華豐豔，而風情瀟灑，常謂「滿眼悠悠，不堪酬對，海內奇杰，非從塵埃中物色，未可得也。」家居歲暮，命酒獨酌。頃之，愁雲四合，雪大如掌，因緩步至門，冀有乘興佳客，相與賞玩。見一丐者，避雪廡下，強直而立。孝廉熟視良久，心竊異之，因呼之入，坐而問曰：「我聞街市間，有手不曳杖，口若銜枚，敝衣枵腹，而無饑寒之色，人皆稱為『鐵丐』者，是汝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問：「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令侍童，以壺中餘酒，傾甌與飲。丐者舉甌立盡。孝廉大喜，復熾炭發醅，與之約曰：「汝以甌飲，我以卮酬，竭此醅乃止。」丐盡三十餘甌，無醉容。而孝廉頽臥胡床矣。侍童扶掖入內，丐逡巡出，仍宿廡下。達旦雪霽，孝廉酒醒，謂其家人曰：「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，觀其衣極襤褸，何以御此嚴寒？亟以我絮袍與之！」丐披袍而去，亦不見求致謝。

明年，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。暮春之初，偕侶攜觴，薄游湖上。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，露肘跣足，昂首獨行。復挈之歸寺，詢以舊袍何在，曰：「時當春杪，安用此為？已質錢付酒家矣！」孝廉奇其言，因問：「曾讀書識字否？」丐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不至為丐也。」孝廉悚然心動，薰沐而衣履之。徐諗其姓氏裡居。丐曰：「僕係出延陵，心儀曲逆，家居粵海，名曰六奇。只以早失父兄，性好博奕，遂致落拓江湖，流轉至此。因念叩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；僕何人斯，敢以為污？不謂獲遭明公，賞於風塵之外，加以推解之恩。僕雖非淮陰少年，然一飯之惠，其敢忘乎？」孝廉亟起捉其臂曰：「吳生固海內奇杰也！我以酒友目吳生，失吳生矣！」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，相與日夕痛飲。盤桓累月，贈以屣屨之資，遣歸粵東。

六奇世居潮州，為吳觀察道夫之後，略涉詩書，耽游廬雉，失業蕩產，寄身郵卒。故於關河孔道，險阻形勝，無不諳熟。維時天下初定，王師由浙入廣，舳艫相銜，旗旌鉦鼓，喧耀數百里不絕。凡所過郡邑，人民避匿村谷間，路無行者。六奇獨貿貿然來，邏兵執送麾下，因請見主帥，備陳「粵中形勢，傳檄可定。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，素號雄武，只以四海無主，擁眾據土，弄兵潢池。方今九五當陽，天旅南下，正蒸庶徯蘇之會，豪傑效用之秋。苟假奇以游札三十道，先往馳諭，散給群豪，近者迎降，遠者響應，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。」如其言之，粵地悉平。由是六奇運籌之謀，所投必合；扛鼎之勇，無堅不破。徵閩討蜀，屢立奇功。數年之間，位至通省水陸提督。當六奇流落不偶時，自以污賤終。一遇查孝廉，解袍衡門，贈金蕭寺，且有海內奇杰之譽，遂心喜自負，獲以奮蹟行伍，進秩元戎，嘗言「天下有一人知己，無若查孝廉者」。康熙初，開府循州，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，另奉書幣，邀致孝廉來粵，供帳舟輿，俱極腆備。將度梅嶺，吳公子已迎候道左，執禮甚恭。樓船蕭鼓，由胥江順流而南，凡轄下文武僚屬，無不願見查先生，爭先饋贈，篋綺囊珠，不可勝紀。去州城二十里，吳躬自出迎，八驕前馳，千兵後擁，導從儀衛，上擬侯王。既迎孝廉至府，則蒲伏泥首，自稱：「昔年賤丐，非遇先生，何有今日？幸先生辱臨，糜丐之身，未足酬德！」居一載，軍事旁午，凡得查先生一言，無不立應。義取之資，幾至巨萬。其歸也，復以三乾金贈行，曰：「非敢雲報，聊以志淮陰少年之感耳。」

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，購得朱相國《史概》，博求三吳名士，增益修飾，刊行於世。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，以孝廉夙負重名，亦借列焉。未幾，私史禍發，凡有事於是書者，論置極典。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。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，盡出其囊中裝，買美鬢十二，教之歌舞。每於良宵開宴，垂簾張燈，珠聲花貌，豔徹簾外，觀者醉心。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，親為家伎拍板，正其曲誤。以此查氏女樂，遂為浙中名部。

昔孝廉之在幕府也，園林極勝，中有「英石峰」一座，高可二丈許，嵌空玲瓏，若出鬼制。孝廉極所心賞，題曰「縹雲」。閱旬往視，忽失此石，則已命載巨艦，送至孝廉家矣。涉江逾嶺，費亦千緡。今孝廉既沒，青蛾老去，林荒石涸，而「英石峰」巍然尚存。